

老马的遗产

◎阿紫

老邻居老马走了。他的身前身后事让我们感慨不已。

去年某日,老马突发脑梗住院。所幸,经过抢救,命保住了,但老马从此卧床不起。由于已经87岁高龄,身患多种慢性病,他的身体状态无法恢复正常。病情得到控制之后,老马的两个女儿一商量,将他送进了一家医养一体的养老院。

老马属于全失能,每月需交8000元。老马退休金5000元,还算不错的。住进这家养老院后,每月存在3000元的缺口。

大女儿于是问老马平日里存了点钱没有,据说只带着一分期待。因为和一般老人不同,老马完全没有勤俭节约的习惯。之所以如此,因为老马曾是上海滩的小开(公子哥儿)。家里在上海有汽车、洋房。虽然后来他成了自食其力的技术工人,但年少时的习惯影响了他一生。20世纪70年代末,他便率先走出了“蓝蚂蚁”行列,平日西装革履,还抹发油。夏天即便温度达到40℃,他也要穿长袖衬衣、打领带。他的生活理念与收入一直不匹配,亲友印象中的他一辈子都是“脱底棺材”(上海话,“月光族”的旧称)。

老马称他存了8万元,女儿们喜出望外,8万元足够填补两年多的费用缺口。根据医生的描述,老马不太可能再活两年。

然而翻箱倒柜、掘地三尺,大家只找到一张8000元存折。大女儿再去问老马,老马说也许自己老糊涂了,可能8000记成了8万。

一晃过了8个月,老马成了准植物人,已经无法交流,但一时半会似乎“走”不了。

“我们还得贴进去多少钱啊?”两个女儿很焦虑,开始抱怨老爸不像个中国老人,一点儿也不替儿女打算,居然只存了那点钱。

亲戚朋友们也很同情姐妹俩,私下批评老马太不负责,拿他当反面教材,告诫儿女不要当“月光族”:年轻时快活,老了像秋天的知了。

老马天天受到周围人的抨击,好在他已经听不见了,甚至都打不了喷嚏。忽一日,老马走了,共在养老院住了整整9个月。女儿、外孙们都很悲痛,同时如释重负。算算账,除去老马存的8000元,贴进去的“亏空”不到两万,好于预期。

接下来,女儿替老马办各种身后的手续,出人意料,查到老马在两家银行共有18万元存款。这个数目并不多,但远远超过了所有亲友的想象。他们都想不明白,老马是怎样攒下的这笔钱。

“我们错怪爸爸了,他老人家虽然开销比一般老人大。可悄悄地也存了一些钱,他还算是个有责任心的父亲……”女儿哭着说。

想到那家养老院条件堪称简陋,女儿、外孙们都很后悔,早知道有这么一笔钱,应该让老人家住好一点的养老院。为了弥补愧疚,下葬时,他们烧了成堆的“金元宝”和一幢豪华纸别墅……

捐髓者阿春

◎周祖斌

最近参加学习考察,一同前往的有外单位的阿春,闲聊中得知阿春是一名捐髓者,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阿春是个准“80后”,中专毕业后曾在当时的海门市民政局下属的殡仪馆工作近16个年头,从事过馆内几乎所有的工作种类,见证了人世间的生死离别,也让他更加懂得了生命的意义。后来,阿春又担任福利院院长助理,在民政局从事过社会救助工作,接触的都是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人群,救助的都是一些有重症患者的低收入家庭,服务困难群众。

阿春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还是受了妻子影响。他妻子是一名校医,当年,医疗系统为助力中华骨髓库扩容,鼓励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率先报名加入志愿捐献者行列,阿春妻子自己报名的同时,还拉上了阿春一起前往医院献出热血。阿春记得,他们夫妻俩人库的时间是2010年9月。

4年后的一天,阿春在骑车外出的路上,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通知他的骨髓初配成功。阿春第一反应是可能遇上了骗子,当对方说他们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、希望他到红十字会面谈时,阿春才相信了,便直接骑车去了红十字会。

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阿春,初配成功的是一名19岁、身

患白血病的小伙子,他们问阿春是否愿意签字确定配型成功后捐献骨髓。阿春毫不犹豫地当场签字答应了。阿春说当时他是这样想的:自己是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,并在妻子鼓励下主动登记入库,现在既然初配成功了,让人家看到了希望,那毫无疑问要给他生的机会。

一个月后,阿春接到消息说,经高分辨检测,他骨髓十个点的等对基因和患者的一样,即为全相合。全相合移植患者的排异危险系数更小,且复发的可能性更低。工作人员请阿春随时等待医院体检通知。

体检合格后,阿春和妻子把准备捐献骨髓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母。阿春的父母都是淳朴善良的农民,听到儿子要捐献骨髓的消息后,颇感意外,毕竟捐骨髓的人还很稀少,老人担心捐献后对身体有影响,但当两位老人了解到,对方是一个仅19岁的小伙子,配型成功后,正等待着自己儿子给予他生的希望时,他们还是选择了支持儿子的决定。

阿春在妻子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来到了南京中大医院。在该院骨髓捐献室里,医生连续4天早晚给阿春皮下各注射一针动员剂,目的是促进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释放到外周血中。阿春说注射动员剂后,感觉身体有些酸痛,类似于发低热。那几天,阿春上午在医院打完针后,夫妻俩不是一起外

出看电影,就是到周边景点去游览。

约定捐献的那天,医护人员早早来到捐献室做好各项捐前准备。上午8点多钟开始抽血,血液从阿春左手抽出,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集外周血中的造血干细胞,然后再从他左脚输回身体内。捐献过程中,有妻子相伴,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陪同,还有新闻媒体记者采访,阿春感觉时间过得很快,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不适。

阿春顺利地捐献完造血干细胞,精神状态良好。他也得知采集到的新鲜造血干细胞被护士立即装入专用保温箱,将第一时间输入配对成功的白血病患者体内。当晚,阿春和妻子一起参加了他在宁同学安排的晚宴。

红十字会为海门捐髓者专门建了个微信群。在群里,大家交流过捐髓后各自身体的感觉,阿春捐髓后一开始感觉有些嗜睡,基本上白天吃了睡、睡了吃,晚上则一觉睡到大天亮,两周后逐渐恢复正常。有的捐髓者感到捐后一个月内,抵抗力相对差一些,容易得感冒。由于打动员剂的原因,刚开始,大家血液中白细胞指标比较低,但不到一个月就恢复正常了。所有捐髓者都没有感到身体有不良反应,健康状况非常良好。

阿春感慨说:“能救人一命,做什么都值得!”他是全省第470名、南通第27名以及海门第3名捐髓者。2005年,海门出现第一位捐髓者。

让我们记住阿春的大名——杨春。



这种“富贵”不想要

◎明伟方

去年岁末,正当我即将跨入50岁的门槛时,身体忽然出了点状况,住进了陌生的医院。之所以说陌生,是因为在我记忆中,自己除了上初二时曾在乡村卫生院动阑尾炎手术住过十几天的院外,几十年来再没有住过院,平时甚至没有打过点滴。我不熟悉医院的环境,不熟悉医院的流程,不熟悉白大褂、消毒水……

医生说我这富贵病,今后一定要忌大鱼大肉,饮食当以清

淡为主。我一阵苦笑,想自己出身于贫苦农家,小时候吃了上顿愁下顿。高中住读时,常常是一瓶腌菜吃一周。靠每月15元的甲等助学金上完大学,伙食的节俭可想而知。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后分到一家国企,虽也混得一官半职,但总记得风中的乡村、雨中的稻谷,不敢在花里奢侈、酒中沉浮。自感这些年一直尚在为温饱而奔波,何富贵之有?

本次匆匆住院,工作上来不及交代完全,所以虽然人在医院,电话

却常常迫到病房来。有两个电话尤其让我感慨。一个是单位负责工会工作的向我诉苦:年底了,集团公司分配下来的评优评先的名额太少,矛盾突出,摆不平;另一个电话是一名辞职不久的员工打的,为几年前公司的一项活动奖励没有落实、兑现讨说法。看来,医嘱上的“少盐少脂”还容易做到,一个人真正做到清心寡欲、远离名利纷争,难啊!

淡乃生命之本味。不求轰轰烈烈,只求守住平平淡淡吧!